# 《奴场上的奴姬》（十七）蜜穴炼药

沐浴过后，劳伯斯正在享受着他精美丰富的早餐，马上还会有一场重要的会

面，但现在他心情可是愉快极了。望着蜷曲在床上完全赤裸的女孩，想起方才男

女交欢时的欢愉，想起女孩低绵的悲泣，想起她如羔羊般颤抖的身形，就让他无

比高亢和兴奋。琳蒂斯似乎生来就该是男人的玩物，无论经受了怎样的凌虐，女孩仍然是那

么地楚楚可怜，她总是想要表现出坚强，却又总是不够坚强，看着她在自己胯下

扭动和抽泣，一种巨大的满足感就会支配自己的全身，这是一种征服的快感。然而这种征服的快感一般不会在同一个女人身上出现多次，但这才是琳蒂斯

最妙的一点，坚韧的特性很快就会让女孩恢复过来，她似乎总是徘徊在抵抗与屈

服的边缘，悲哀地一直持续着那微小的抵抗，这样男人就可以征服她第二次了。琳蒂斯雪白的身子蜷曲在华贵的被褥上，柔弱的身躯显得娇弱无助，楚楚动

人。她已经睡着了，睡得很沉，那是因为她已被折磨得太久，哭得太疲倦。奴隶

主满足地笑了笑，他取出旁边的手铐将熟睡的女孩双手铐在床头，然后走了出

去。趁着拉米娅倒酒的时候，劳伯斯仔细审视着苏伦特带过来的男人。这个被同

行喻为“沙狐”的普兰达是个远近闻名的佣兵团长，他有着一双粗糙而有力地大

手，冷酷的蓝眼睛和大鹰钩鼻让奴隶主隐隐约约联想起某种威武的猛禽，毫无疑

问这是一个有着与他名号相符能力的男人。“奴隶主劳伯斯？那个被女奴作弄的劳伯斯？”佣兵团长目无旁人地走进奴

隶主的房间，径直找了个最好的位子坐了下来，“不错的房间，别的不好说，至

少你很会享受。”奴隶主面带愠色，“我是个快乐主义者，我的人生就是在获取享受。”“如果想要享受，那就不应该进行如此冒险的计划。”普兰达抿了口酒。“一切只是为了得到更好的享受。”劳伯斯耸耸肩。“真是贪得无厌呐。”佣兵团长眯着眼睛笑了笑，“不过我就喜欢这点，在

塞拉曼就该这样。”“以后你会更满意的，我敢保证。”苏伦特笑着走到两个人中间，从拉米娅手中接过酒杯，“祝我们的计划能够

成功。”他亮了亮手中的酒。然而出乎意料地是普兰达并没有举起酒杯配合，而是直接一饮而下。“别这

么心急哟，伙计。这事儿我还得考虑考虑，换你们也会这么做吧。给我更多点情

报，说服我加入你们。”“哦？”奴隶主挑了挑眉，他随即放下酒杯，“整个塞拉曼会有三成的奴隶

主愿意支持我们，其余五成则表示中立，商会方面则是四成六。”“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数字。”佣兵裂开嘴笑了笑。“但也并不低，如果加上你们佣兵的那一份，或许会更高。”苏伦特说道：

“在其它地方你也不会有更好的选择，而且你很快会发现我们的慷慨会超出你的

想象。”“慷慨？我想你们搞错了，到时候用不着你们施舍，我会得到自己想要的部

分。”他高举酒杯，“用自己的力量。”“是吗，那么我们拭目以待了。”似乎谈话算是成功了。“哈哈，既然如此我想两位想必不介意给我一些贿赂吧？直说了，我缺少一

个漂亮的女人给我暖被窝。”他得意地笑了笑。“这容易，拉米娅，你上普兰达的家里去！”奴隶主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。“我？主人？”拉米娅有些吃惊。“不，这女人是不错。”普兰达提起拉米娅的下颌，“不过我要更好的那

个，你房间里被你绑起来的那个。”他指了指奴隶主虚掩的房门。“琳蒂斯？她有些特别。”这时候奴隶主却皱了皱眉。“什么特别，我不能占有她？”“她会去给你暖被窝，然而只此一次，或许以后会有更多次，但你必须得把

她还回来。”“哦？”普兰达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奴隶主，然后放下酒杯，“不过算了，

一次也够了。我会好好享受的，哈哈哈哈。”“那么，现在可以举杯了吧？”苏伦特附和道。“当然！”随着笑声响起，三只酒杯交碰在一起，发出了清脆的响声。然而谁也没有注意到，在三个男人交欢的背后，一旁的拉米娅却紧紧咬着牙

发出了憎恶的低呼，她在憎恶着谁？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“啊……啊……求求你，不要再放进来了，我会受不了的。”狭小，布满淫

臭和腐味的地下室内，琳蒂斯被仰面朝上地绑在地下，双手被牢牢铐在旁边的柱

子上面，用来防止女孩因为过于恐惧而进行的挣扎。女性最隐私和羞耻的部位就这样暴露在老人的视线之中，她的双腿紧贴着小

腹被大大分开，分别绑在悬在空中的架子上面。女孩是无助的，只能一直保持屈

辱和难堪的模样，没有半点反抗能力。“胡说什么，你的那里还能多放进几条虫呢。”药剂师嘿嘿地笑着，伸出手

将一只肥大乳白色的蠕虫放到了琳蒂光滑的肉臀上面。撒姆是塞拉曼最臭名昭著

的药剂师，但从来没有人能够怀疑他的能力，这个年迈干枯的老人最擅长调配壮

阳以及淫虐女人的药物。现在，撒姆的脸上充满着兴奋和期待，这一次他动用了珍藏多年的药材和调

料，药剂师相信他生涯中最好的杰作很快就会被制作出来。“不要……不要，它们又开始动了……又有新的爬进来了，不要……”极度

的恐惧已经让琳蒂斯语无伦次，蠕虫刚被放到自己的肉丘上，就被蜜穴中独特的

气味所吸引，它开始扭动自己笨拙的躯体，慢慢蠕动身体向前方的“洞口”缓缓

爬去。“不要……求求你，饶了我吧。”琳蒂斯疯狂地摇晃着唯一可以移动的头

部，向药剂师哀求。为了增添她的恐惧感，女孩眼睛被黑布所蒙住，这让她更疯

狂了。她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虫子被放进了自己的身体内，究竟有多少只在自己

的身体里，只能感觉到一只又一只无首无足，光滑肥硕的虫子慢慢地在自己毫无

反抗能力的身体上蠕动，一点一点接近那禁忌的洞口，这种感觉真让人疯狂。“哦，再放一条吧。”药剂师笑着又从一旁的袋子中，取出一条活生生还在

蠕动的肥虫，放在女孩丰满的臀部上面，一如既往的那样。蠕动开始移动，它寻

着气味的源头慢慢爬行在女孩的臀肉上面，体液地上面留下了一道粘稠的痕迹。“啊……啊……啊………”琳蒂斯歪着头，紧咬着牙关，不敢动一动。第一条虫子放在她身上的时候，极度的恐惧让她拼命晃动身子，不小心把虫

子也晃了下来。肥硕的蠕虫从肉丘上滚下，摔到自己的胸膛上面，然后径直落到

了自己的嘴边！她忍不住大声尖叫，但似乎激起了药剂师的戏虐之心，他拿起那

只虫子然后一把塞进了那张正在尖叫的嘴里。琳蒂斯清楚地感觉到蠕虫那肥厚的身子在自己口腔里挣扎，感觉到那种又粘

滑又恶心的触感，受惊的虫子似乎本能地往口腔深处扎，这让女孩吓坏了，她拼

了命想卷起舌头试图抵挡蠕虫的前行，但她不敢用力，她想吐出来，因为害怕咬

碎那只恶心的虫子。然而虫子的身躯已经压在她的舌尖上，无论她怎么努力都无

法阻止蠕虫，所以她只能选择昏了过去。那只被放上自己肉丘的蠕虫已经爬到了自己的蜜穴口，然而它的身躯太大，

而自己肉洞里又被填得满满的，以至于虫子只探进了一个头部，便再也进不去

了，只能徒劳但又可笑地一左一中摇晃着自己那肥硕的身躯，拼命往里面钻。这

可苦了一边的琳蒂斯，她只能徒劳地等待，一动也不敢动。“帮帮我，它……它卡住了。”极度的恐惧让女孩连说话都在打颤，胸腔一

上一下剧烈起伏着。“啊，看来是差不多了。”药剂师说罢伸出手插进琳蒂斯的肉洞，用力将洞

口扩开，然后另一只手抓住蠕虫的身子，硬是将它挤进了琳蒂斯蜜穴之中。接

着，他又拿出了一个小瓶子，将一些不知名的液体倒进去，女性最羞耻和隐私的

部位，在他看来就好像一个容器一样。倒进去的似乎是催情剂之类的东西。并没有过多久，琳蒂斯的呼吸就变得紊

乱，身体开始剧烈颤动起来。她的身体开始发热，变得敏感起来，脸上也出现了

些许的红晕。尽管仍然心存抵抗，但很快她的低泣就变成连绵的呻吟，然后又过

了一会儿，粘稠的淫液从她的双腿间流出。“哦哦，给劳伯斯的药果然生效了啊。”药剂师高兴地说道。“啊……它们………它们在我的那里干什么？”琳蒂斯又大叫起来，她明显

得感觉到蠕虫在自己的肉洞里翻滚挣扎，它们变得越来越大，也越来越重。“它们，它们正在胀开来？？！！”女孩惊恐地发现这个事实。“嘿嘿，它们在饱食你流出来的爱液呢，你流出来的越多，它们吸得也越

多。过不了多久，它们的身体就会变得极度膨胀，慢慢超过极限…然后，砰！”

药剂师夸张地做了个手势。“不，不不不，求求你让它们出来，我不要这样，不要，不要……”药剂师

说的每句话都是事实，肉洞里的虫子越来越大，下半身被撑得也越来越大。终于，琳蒂斯感觉到极限正在逼近，她弓起身子，绷紧全身的肌肉，惊恐地

迎接这一刻的到来。“哦……就差一点点，一点点了。”欣喜若狂的药剂师连忙拿出一个容器，

将开口直插进女孩的肉洞中，接着只听一声沉闷的响声，大量的液体伴随着蠕虫

的尸体通通涌进了这个事先准备好的容器中。“哦……太棒了，这种成色，这种气味，果然是了不起的杰作啊。用这些原

料一定能制作出最好的药剂的。”药剂师撒姆兴奋地像个孩子一样，这是他从一

本古书中学到的方法，虽然手段过于残忍，但从中而出的尸虫却是绝好的原料。这是他几十年来投入最大，同时也是最成功的一次，他几乎投入了自己全部

的财产获取珍贵的药材，接着他找到了琳蒂斯作为最合适的器皿，女孩经历过太

多的调教和凌辱，以经对性虐有了一定的抗性，加上坚忍的特性才能让她坚持到

最后——这里其他绝大多数女人做不到的，过早的失禁只能意味着失败。现在，一切的投入将会有回报，他可以凭此制作出最好的壮阳剂和淫药，而

药剂师撒姆的名声将会随着他伟大的作品一同声名远扬，届时会有越来越多的客

人上门请他制作药剂，这样他会有更多的金钱和女人来继续他的研究，想到这里

药剂师不禁大笑起来。然而一边的琳蒂斯就没这么高兴了，女孩凄惨地瘫倒在地上一动不动，她面

色如灰，全身布满了汗水，下身带来的剧痛让她几乎痛晕了过去。浸满特殊药液

的虫体在爆裂后，溢出的液体有一部分慢慢渗透进了自己的子宫内，给她带来了

无与伦比的剧痛。“女人除非被迫，不然绝不会有人愿意进行这种实验。因为整个过程最后，

虫尸体内的液体不可避免地会留入你的体内。虽然去除毒素后是绝佳的药材，但

液体本身却带有特别的毒性，它会让女人彻底丧失生育能力。怎么样，感觉如

何？这样的话你就连只会交配的母马也比不上了，彻头彻尾地成了没有男人要的

婊子。你的姐姐妮娜就是这样崩溃的，你呢？”出门前拉米娅恶狠的话语回响在

她的耳旁。在这个时代，特别是一个公主来说，继承家族的血脉是最为重要的事情，也

是其王室存在的根本，无法怀孕也就意味着她失去了最重要的存在资格。同时对

于世人来说，无法生育的女人对他们来说就好像魔女一样，无论是男人或女人都

会疏远她们，认为她们与恶魔交欢。再也没有人会接近她们，只会当她们是瘟疫

一样，这才是最残酷的刑罚，它所造成的痛苦会比肉体上的虐待疼痛一百倍，一

千倍，足以引人疯狂！琳蒂斯呆呆地望着天花板，原本美丽的眼睛中以没有了任何神采，她在想些

什么呢？没有人知道……………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“我说过了！我不可能帮到你们，为什么你们就不相信？求求你们不要再缠

着我了，我已经完了！”塞拉曼一间普通的房居之中，琳蒂斯一下坐在床上，掩

面痛哭起来。“不，求求你公主，请不要说这么悲伤的话出来。无论说过多少次，我仍然

要说，你一直是我们心目中高贵纯洁的蓝宝石公主，从前是，现在也是……”年

轻的骑士波隆抬起头，“在下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不会看错的。”“是啊，公主！请不要自暴自弃！”加兰也忍不住说道。“你们……你们都知道些什么！”琳蒂斯别过头，任由头发掩盖住自己悲伤

的面容。绝孕的疼痛仍然存在，不仅在身体上，在心灵上更像一柄尖椎一样不断

刺戳着自己。作为女人，她已经永远失去了一个最宝贵的东西，作为公主，则永

远失去了这个身份所需要存在的资格。现在她终于体会到了与妮娜姐姐同样的悲

痛，明白了她为什么会突然变得如此歇斯底里。“但是公主，现在我们的国家需要你，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！”马文垂下头

静静地说道。“是啊，因为你们实在没有其它办法了，所以才找上我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反

正在你们的眼里，我只是个可以随便使用的女人而已！”不知为什么一股怒气袭

上心头，琳蒂斯忽然大吼起来，“难道不是这样吗？从出生的时候起，你们就在

随意的使用我！战乱中的你们需要奇迹，所以你们就将奇迹贴在我身上，把我说

成是诸神的宠儿，事实上我和你们哪里不同了？然后你们需要偶像，所以就将偶

像的标签贴在我身上，硬逼我成为你们心中的完美，可你们又有谁知道，要扮成

你们心中的圣女这有多累，又有谁了解我心中真正的想法？一开始你们渴望公

理，所以我必须学习统治，然后你们又需要信仰，所以我成为神官学习魔法，你

们想要战士，所以我只能提起我根本不擅长的武器………”琳蒂斯顿了顿，她抬头看着个个目瞪口呆的骑士，然后别过头继续说道：

“从小到大，我总是听从教诲，不断扮演着民众们所需要的角色，你们想要我做

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所有人都把这些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。然后呢？在这个塞拉

曼，人们又开始有新的需要了，他们需要一个发泄的对象，能将自己的无能和悔

恨迁怒到这个对象的身上，所以我又再一次变了，变成一个利欲熏心的婊子，一

个背叛所有人的婊子！哼哼……现在呢，是不是还要我扮演救世主？女神？告诉

你们……我已经受够了！什么诸神的宠儿，什么阿塞蕾亚的蓝宝石公主，通通给

我滚一边去，我再也不想听见，看见了！”琳蒂斯歇斯底里地喊出这最后的一句

话。望着公主的失态，所有人都无言地垂下了头。“公主，在下……在下做梦没有想到一直以来，你的想法竟然是这样的。”

波隆站起身，现在站在他面前的不是自己所认识的公主，更像是一个受尽委屈的

可怜女孩。骑士对自己妥协了，“我们……我们从来没人考虑过公主的想法，一

切在我们看来都是如此的理所当然，但或许你是对的……公主，你已经为我们国

家付出了太多，我们实在没有资格要求你继续付出。”“那是当然的，明白的话就立刻从我眼前消失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们了！”

琳蒂斯哭喊着伸出手，想要推开面前的波隆，谁想另一边却伸出一只手牢牢握住

了女孩的手腕。“公主，看着我的眼睛。”另一个骑士马文突然窜到琳蒂斯面前，睁大眼睛

注视着眼前的少女。“小子，你想对公主做什么？”一旁的加兰大吼着伸出手想要阻拦，却被骑

士挡了回去。“给我闭嘴！”怒吼之后他转身面对琳蒂斯，“在下的名字叫马文，无论你

是不是记得都没有关系，但有一件事情我一定想问清楚。很久以前，在同盟军的

大牢里，有一个身负罪恶的男子，突然出现的你，对那个绝望男子所话的那番话

究竟是不是真心的？”“同盟军的………大牢？难道你就是当时那个……”琳蒂斯瞪大了眼睛。“是的，就是在下。当时那个男子满脑子都是仇恨和愤怒，他憎恨这个与他

为敌的世界。而将男子邪念一扫而尽的，则是公主您在牢狱中那三天三夜的祈

祷！在下只想知道，当时您的祈祷，您的话语究竟是不是真心的？”“不……我……当时……”琳蒂斯想到了什么，她侧过头想要避开骑士凌厉

的视线。“不要逃避，看着我，公主！”情绪激动的骑士甚至强行用手将女孩的脸扳

了回来，“您对我说过什么，您一定记得，只有敢于直面罪孽的人，才会得到最

终的救赎，您要求我直面自己所犯下的过去，那现在的您呢？却为什么如此的自

欺欺人？难道您以前为我们国家所做的一切都是违心的吗？”骑士恳求和期盼的目光，公主矛盾和挣扎的目光，漆黑的深眸对上了女孩的

蓝眸，一眨不眨。终于，其中一个人妥协了，琳蒂斯移开目光，垂下眼皮。“或者你是对的，马文……”公主的表情缓下来，似乎得到了巨大的宽慰似

的，“我总是不够坚强呢，明明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，却始终在逃避。算了，既

然你们仍然认为我是阿塞蕾亚的公主的话，如果这是与生注定，无法逃避的命运

的话，那么我也会履行我公主的职责。尽我所能地挽救阿塞蕾亚……”她的眼里

带有闪闪的泪花。“太好了，公主你终于想通了吗？”一旁的波隆、加兰展露出微笑，“这样

的话，我们阿塞蕾亚就有救了，请给我们一点时间，我们立刻准备人手将您救出

去！”“等等，不是只有你们三个吗？”“当然不是，阿塞蕾亚的抵抗力量有很多，我和加兰都分别来自不同的游击

势力。”“那你们有没有通知你们的同伴？”“不，还没有。坦白说，还有很多人相信了那些谎言，他们认为身处塞拉曼

的你其实是……”波隆顿了顿，“不过没关系，很快你就会证明这一点的。”“不，先不要这样做。”琳蒂斯挥了挥手，好似下了什么决心，“虽然你们

行事非常小心谨慎，但事实上我一直处于奴隶主的监视之下，一举一动都受到他

们控制。最坏的情况下，你们可能也已经暴露了，虽然我并不知道奴隶主心里在

想些什么……”“暴露？那方便。”加兰笑着拔出了身佩的长剑，“只要他们敢来动您一根

头发，到时候我们三个人三把剑，就是拼了命也会把您送出城的。”“谢谢你们。”年轻骑士们的热血之情深深打动了公主那已经被冻伤的内

心，“我不会让你们白白牺牲的，奴隶主不动一定有他们自己的理由，所以请一

定要忍耐，我也会忍住的，现在绝不能打草惊蛇。请给我点时间，我一点会想出

办法来的。”公主强行挤出一滴笑容，那不仅是为了宽慰诚挚的骑士，也是为了激励自

已。拉米娅那恶毒的诅咒，她没有忘记……